

安魂课

[The Soul Comforting Class]

维克多·雨果等◎著

此时此刻，人们会
更多地思索生与死的问题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也许我们要经历世上最难以承受之种种，但如果事关生命，则需要阖眼聆听，一堂心灵的安魂课。



[The Soul Comforting Class]

维克多·雨果等◎著

安魂课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魂课/维克多·雨果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80222-665-4

I. 安… II. 维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②随笔—
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4896 号

安魂课

著 者 / 维克多·雨果等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小 督

责任校对 / 志 刚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00 × 1000 毫米 1/32 印张/6.75 字数/20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665-4/I·75

定 价 / 19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 辑 部: (010) 64443056

发 行 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敬告: 本书在编著出版时已获得大多数译著者版权授权, 但部分译者由于通讯地址不明, 还未能取得联系, 为及时奉寄稿酬, 敬请相关译者与本社编辑部联系。

向母亲对熟睡的孩子一样深情，
我把你安放在月光照耀的地上，
土地接纳你这个苦孩子的躯体，
准会变得摇篮那般温存。

——〔智利〕加夫列拉·米斯特拉尔，《死的十四行诗》

不，我并不是去黄泉
我才一只脚轻轻踏上了小船
再见了，再见！我们要驶向大海
大海，美丽动荡的平原
那是天堂的小路
因为浩瀚的蔚蓝
就在四周触摸苦痛的深渊

—— [法] 弗雷德里克·米斯特拉尔，《米瑞伊》

他安卧在自己心向往之的地方，
好像水手离开大海回故里，
又像猎人归心似箭下山岗。

——〔英〕斯蒂文生，《安魂曲》



目 录 [CONTENTS]

■ 葬词 · 淡定

- 拿破仑的葬礼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03
巴尔扎克之死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32
巴尔扎克葬词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39
德·夏多布里昂先生之死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43
吊唁大仲马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52
乔治·桑葬词 [法] 维克多·雨果 / 055
德·斯塔尔夫人之死 [法] 夏多布里昂 / 059

■ 小人物 · 伤口

- 悲壮的死 [法] 沙尔·波德莱尔 / 073
一位外科大夫的遗言 [美] 约翰·麦克唐纳 / 077
小贩的葬礼 [美] 杰克·布恩 / 082
时间的伤口 [墨西哥] 塞尔西奥·皮托尔 / 087
参透生死 [美] 乔·路易斯 / 099

目 录

[CONTENTS]



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[美] 奥格·曼狄诺 / 104

天 国 [美] 海伦·凯勒 / 107

地狱日记片断 [法] 安·阿尔托 / 109

葬仪记 [日本] 芥川龙之介 / 117

掘墓人 [黎巴嫩] 凯罗·纪伯伦 / 122

■ 哲人·恻隐

死后才能评定是不是幸福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/ 131

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/ 134

一年，生命还剩 [美] 克雷·诺瓦 / 156

体面的死亡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/ 163

关于死亡 [俄] 洛扎诺夫 / 169

死的奥秘 [黎巴嫩] 凯罗·纪伯伦 / 175

生与死 [意大利] 达·芬奇 / 177

对视死的眼睛 [俄] 肖斯塔科维奇 / 179

不可推托的馈赠 [英] 科尔曼 / 180



目 录

[CONTENTS]

■ 永生·真谛

永 生 [英] 威廉·赫兹里特 / 185

享用生命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/ 188

面对生死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/ 193

我们不死 [俄] 亚·伊·索尔仁尼琴 / 195

轻生时代 [日本] 池田大作 / 197

人生的真谛 [美] 阿·辛达钦 / 199

人真正生命的诞生 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/ 202

人生就是追求幸福 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/ 205

■ 葬词 · 淡定

趁我现在还没有被任何人辩败的时候死去，不好么？

——苏格拉底

拿破仑的葬礼

——现场札记

[法] 维克多·雨果

从早上六点半起，我便听到集合鼓声。我十一点出门。街道空寂无人，店铺门关闭；只见这儿那儿走过一个老妇人。可以感到整个巴黎就像倾斜在瓶子里的液体那样，倾倒在城市的一边。

天气十分凛冽；阳光绚丽，天空飘浮薄雾——阴沟结了冰。

正当我来到路易—菲利普桥时，彤云密布，北风刮来的几片雪花扑打在我的脸上——经过圣母院附近时，我注意到大钟没有敲响。

在圣安德烈—弓街，节日的狂热活动开始显现出来——是的，这是一个节日；一口在异国他乡的棺槨凯旋归来的节日——三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穷苦工人，他们整个冬天饥寒交迫，却欢天喜地走在我前面。其中一个跳跳蹦蹦，手舞足蹈，疯疯癫癫，一面高喊：皇帝万岁！花枝招展、漂亮而年轻的缝纫女工，由大学生带着走过。出租马车匆匆涌向残老军人院。

走到烘炉街时，雪片纷纷扬扬。天空变得黑蒙蒙。雪花用白色的眼泪洒满天穹。天主似乎也想变得温情。

然而旋风持续时间很短。一束黯淡的阳光照亮了格勒奈尔街和巴

克街的拐角，那里，保安警察队拦住车辆。我穿越过去。由辎重兵驾驭的两辆空空无人的四轮大马车在我身后隆隆地开过来，返回他们的格勒奈尔街尽头的营地，这时我来到残老军人院广场。来到那儿，我一时担心一切仪式已经结束，皇帝的棺槨过去了，有多少行人掠过我身边，他们仿佛在返回。这只不过是人群在倒退，被一排徒步的保安警察往后推着。我出示左首第一看台的票子，越过人墙。

这些看台是巨大的脚手架，从河堤一直延伸到那座圆顶建筑^①的栅栏，覆盖着空地的所有草坪。每一边有三座看台。

我到达的时候，右边一溜看台挡住我看到广场。我听到轰隆隆、阴惨惨的响声，就像无数的锤子有节奏地敲在木板上。这是麋集的手架上的十万观众在等候送葬行列经过时跺脚取暖，他们在寒风中冻僵了。

我登上看台。景象同样奇特。妇女几乎都穿着肥大的软底鞋，戴着面纱，淹没在一件件皮裘和大衣之中；男人戴着奇形怪状的围巾。

广场的装饰布置得既好又差。平庸装潢着壮伟。林荫大道的两边，是两排英姿勃勃的、巨大的、由于这寒冷的阳光而变得苍白的雕像，它们产生相当美妙的效果。这些雕像看来是白色大理石的，但这种大理石其实是石膏。尽头，面对圆顶建筑，是皇帝的青铜像。这青铜其实也是石膏。在每两座雕像中的一座，有一根趣味相当恶俗的蒙上金色彩布的柱子，上面有只熬汤的锅子——这时盛满了雪。在雕像后面，是看台和人群；在雕塑之间，散布着保安警察；在看

^①指残老军人院，它的主建筑是圆顶的。

台之上，是一根根旗杆，上端飘拂着六十面狭长形的三色小旗，煞是壮观。

看来，大厦的正门入口没来得及装饰好。在铁栅之上，粗粗搭成用彩布和黑纱结扎的丧礼凯旋门，风吹动这座凯旋门，就像刮着一间破房子天窗上悬挂的旧衣裳。一排光秃秃的、乏味的旗杆耸立在大炮之上，远看酷似小孩插在沙土上的火柴杆。意在当作布满银点的黑纱的破衣烂衫，在这些旗杆之间可怜巴巴地瑟瑟抖动和劈啪作响。

尽头，圆顶建筑装饰着旗帜和黑纱，发出金属冷森森的闪光，在灿烂的天空中被雾气遮得朦朦胧胧，显出既阴沉又辉煌的外貌。

正午到了。

每隔一刻钟，大厦的炮便发出轰鸣。人群踏步跺脚。乔装成市民的宪兵，却被马刺和制服的衣领暴露了真面目，这儿那儿在蹀躞。在我对面，一束光将一座相当恶俗的贞德^①雕像照得明晃晃，它手中握着一根棕榈树枝，好像阳光使它眩目，用来遮挡一样。

离这座雕像几步远的地方，保安警察在一堆沙土上面生了一堆篝火在暖脚。

军乐队不时涌入对面搭在两座看台之间的乐池，奏出一段哀乐，然后又匆匆下来，消失在人群中，一会儿又重新出现。他们离开乐池是为了上酒馆。

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看台间游荡，出售一个苏的悲歌和丧仪介

^①贞德（1412—1431）：法国民族女英雄，曾奋起带兵驱赶英军，后被活活烧死。

绍。我买了两份。

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凯道赛^①那个街角，送葬行列应从那边出现。寒冷使人们的不耐烦在增长。黑烟和白烟这里那里透过香榭丽舍雾蒙蒙的树丛袅袅上升，只听到远处的大炮轰鸣声。

骤然间，保安警察奔向武器。一个传令官跑步穿过林荫大道。组成了夹道的人墙。工人们将梯子架在壁柱上，开始点燃那些熬汤的锅子。在残老军人院的東西角落，大炮轰隆齐鸣；一片黄色的浓烟闪出金光，布满这个角落。从我所在的位置，可以看到炮兵的操作。这是两门带镌刻的漂亮的十七世纪古炮，从响声中可以感到这大炮是青铜铸造的——送葬行列接近了。

十二点半。

在空地尽头，靠近河边，两排骑马的、黄色皮制装备的精锐士兵庄重地出现了。这是塞纳区的宪兵部队，送葬行列的前导。这时，太阳履行它的职责，壮丽地出现了。我们处在奥斯特利兹^②那个月份中。

在塞纳区宪兵部队的高顶皮军帽之后，是巴黎保安警察的铜盔，然后是枪骑兵被风吹得悠来晃去的三色燕尾小旗。响起军乐和铜鼓声。

有个穿蓝色工作罩衣的人，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，从构架外侧爬到我对面的看台上。没有人帮助他。一个戴白手套的看客瞧着他攀爬，朝他伸出了手。可是这个人已经爬上来了。

①凯道赛历为法国外交部所在地。

②奥斯特利兹位于当今捷克境内，1805年12月2日，拿破仑在此大胜奥俄联军。

送葬行列有将军和元帅参加，十分壮观。阳光照射在手执短来复枪的步兵胸甲上，使他们胸前那耀人眼目的星形徽章闪光。三个军校的学生骄矜而庄重地走过。然后是炮兵和步兵，仿佛他们是奔赴战场。辎重车在后部备有替换轮子，士兵们背着背包。

不远处，一座巨大的路易十四的雕像，非常雄浑魁伟，风格不俗，被阳光照成金色，似乎吃惊地凝视着这盛大的仪式。

保安警察的马队出现了。人群中爆发出喧哗声。人群秩序井然；但过来的是一支声誉不佳的部队，却在这样的送葬行列中会有一席之地。人们笑起来。

我听到这段对话：

“瞧！这个大块头上校！他手执军刀的模样多么可笑！”——“这是哪个家伙？”——“这是蒙塔利韦。”

现在没完没了的保安警察队伍徒步列队而过，步枪倒挂，在这灰色天空的阴影中，队列显得像细线。一个骑马的保安警察，波兰式军帽掉了，竟然就这样光着脑袋奔驰了一会儿，使观众，也就是说，使十万人笑得合不上嘴。

送葬行列不时停下来，然后又往前走。已经点燃了熬汤的锅，这些锅在雕像之间像盛潘趣酒的大碗冒着汽。

人群更加聚精会神。“漂亮母鸡号”战舰随军神甫那辆有银色装饰框缘的丧仪马车过来了，可以瞥见车中穿丧服的教士，然后是圣赫勒拿岛委员会装有带镜护板的、蒙上黑丝绒的大型华丽马车，这两辆华丽马车都配备了四匹马。

突然，在视野所及之处三个不同的点上，同时爆发出炮声。这同时发出的三重炮响，使一片巨大的可观三角形地带的人群捂住了耳

朵。远处传来战鼓声。

皇帝的枢车出现了。

至今被半遮半掩的太阳与此同时露脸。效果真是神奇。

远处，在雾气和阳光中，在香榭丽舍树丛灰色和褐色的背景上，透过活像幽灵的白色巨大雕像，可以看到一座金山似的东西在缓慢蠕动。人们还分辨不出什么，只见一种闪光时而像星星，时而像闪电，在枢车的整个表面灼射着。一大片嘈杂声伴随着它的出现。

可以说，这辆枢车在身后拖曳着全城的欢呼，恰如一支火炬拖曳着它的白烟。

正当枢车转到通往空地的林荫大道上时，由于偶然路阻，停在面对林荫大道和沿河大街的拐角的一座雕像前面。我早就看清这是奈伊元帅^①的雕像。

枢车出现时已是一点半。

送葬行列重新往前走。

枢车缓慢前进。人们开始看清它的轮廓。

接着是手执皇帝引棺索的元帅们和将军们的坐骑。

接着是手擎八十六省省旗的八十六名获荣誉勋位的下级军官。没有什么比这方阵更美的了，在它之上，飘动着一片旗帜的森林。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大片硕大的大丽花在移动。

接着是从头到脚披着紫纱的一匹白马，身旁走着一个身穿绣银线的天蓝服装的侍从长，它由两个身穿绿衣、佩戴金色镶饰带的跟班率

^①奈伊 (1769—1815)：原为桶匠之子，1788 年入伍，1804 年升至元帅，波旁王室返回后，被捕处决。